



失樂園

彌爾頓著 朱維基譯

彌爾敦關於格律的話

格律是無韻的英國的英雄詩，如同希臘文裏荷馬的，和拉丁文裏浮吉爾的——韻不是好詩的必需的附品或是真正的裝飾，尤其是在較長的作品裏，却是一個野蠻時代的發明，以打發惡劣的材料和跛蹩的音律的；果真變得優雅了，自從由於一些著名的近代詩人的使用，不由自主地給習俗帶走，但是十分地對於他們自己的煩惱，障礙，和另樣地表現許多東西的拘束，並且大部分更惡劣，比起他們不然要表現牠們的。所以有些著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詩人，在較長和較短的作品裏，如同好久後我們最好的英國悲劇也這樣做的，不是無故地拒用腳韻當作主要的東西，對於一切賢明的耳朵是瑣屑並且沒有真正的音樂的歡欣；真正的音樂的歡欣僅僅包含在合宜的格律，音節的適當的份量，和不同地從一行引到另一行去的意義裏，不是在相同的結束的叮噠的聲音裏——博學的古人在詩和好的演說裏都避免的一個疵點。這個韻腳的疏忽是這麼地不能給當作一個疵點，却要給敬作一個先例，在英文裏第一個，古代的自由從押韻的討厭和近代的約束裏被恢復了給英雄詩歌。

第一卷

解題

第一卷先簡略地提出整個的題旨——人的違逆，因此他被安置在裏面的樂園底失去；然後講到他的墮落底主因——蛇，或是蛇裏面的撒旦；背叛上帝的，並且把許多的天使軍隊引到他的——方面的他，依照上帝底命令，同着所有的他的軍隊，是從天國被逐到大深淵裏去。這個動作過去了，詩便急入事情底中心；呈顯出現在墮落到地獄中去的撒旦，同着他的天使們——這裏不描寫他們在中心（因為天和地可以被假設還沒有造成，當然還沒有被詛咒），却是在完全黑暗底一處地方，最適宜地稱做混沌。着同他的天使們驚呆地躺臥在燃燒着的湖上的撒旦，在一個時候後，好像從錯亂裏醒復轉來；喚起躺臥在他旁邊的階級和威權次於他的：他們會談他們的悲慘的墮落。撒旦喚醒所有的他的軍隊，直到那時他們同樣滅亡地躺臥。他們起身：他們的數目；戰爭底列陣；依照以後在迦南和鄰近的國度裏被知道的偶像說出他們的主要的首領底名字。撒旦向他們演說：以還能復得天國底希望安慰他們；但是最後告訴他們，依照在天國的一個亶古的

預言，或是傳說，一個新的世界和生物底新的種類要被造成——因為天使們還在這個可見的創造之前存在是許多古代的教父底想見。尋出這個預言底真確，和在上面作什麼決定，他指定一個全體的會議。他的同儕計畫的什麼。沛地摩紐姆，撒旦底王宮，突然地從深淵建成，向上升起；地獄的同僚坐在那裏會議。

請 昌人的最初的反逆，和那顆禁樹底
果實，牠的致命的滋味把死帶進了
這世界，還帶進了由於失去了伊甸園的
一切我們的憂愁，直到一個更偉大的人
恢復我們，並且復得那幸福的座位，
請唱喲，上天的詩神，你在莪拉勃山
或是西那山底幽秘的巔上感動了
那個牧羊者，他最先教那精選的民族
在開初的時候天和地怎樣從混沌中
升起；或是，倘若西昂山和靠神廟而流的
西洛的小溪更使你喜悅，我便要求你
幫助我的冒險的歌唱，牠不以中途的
逃遁想去飛越愛莪寧山，當牠追求
在散文或詩歌裏未曾企圖過的事物。
而最要的是你，哦仙靈，你歡喜正直的
和純潔的心甚於一切的寺廟，請指導我，
因為你多知；從最初你就在場，並且，
以張開着的巨大的翅膀像斑鳩般地
孵伏在廣渺的深淵上，使牠懷孕：

我心中晦暗的，使牠光輝；低陋的，高舉和扶持；所以，達到這個偉大的題旨底高峯時，我可以斷定永久的天命，並且把上帝對於人類的大道代為辯正。

請先說，因為天不能從你的眼光隱去什麼，地獄底深的境界也不能；請先說什麼原因煽惑在那種幸福的情形裏的，這麼高地為天所寵愛的我們的先祖，從他們的造物主那裏逃亡，並且犯背他的聖旨，為了唯一的禁誡，不然便是世界底君主？誰最先引誘他們去做那個不法的反抗？地獄中的蛇；這是他，他的詭詐，給嫉妒和復仇唆使，欺騙了人類底母親，那個時候他的驕傲把他從天上逐出，同他一羣反叛的天使們，以他們的援助，希圖着使他自己的光榮超過他的同輩們，他相信能和至高者相等，倘若他反抗；並且懷着野心的目的，以徒然的企圖，向神底皇座和帝政在天國裏舉起不敬的戰役和驕傲的爭鬥。萬能的權力把他筆直地從至高的蒼穹燃着火焰擲下，帶着可怖的毀滅和焚燒，下到那無底的地獄，要住在那邊堅固的鏈和懲罰的火裏，他膽敢去挑惹全能主同他戰爭。

比那爲凡人計算白日和黑夜的太虛
大起九倍，他同着他的可怖的一羣
被征服了地躺臥，在火淵中滾動着，
蒙到羞辱，雖然不死。但是他的判罪
爲他保留更多的神罰；因爲現在失去的
幸福和永久的痛苦底思想挫折他；
他把他的悲傷的眼睛向四周丟擲，
表示巨大的悲慘和沮喪，混合着執拗的
驕傲和倔強的憎恨：立刻，如天使的眼光
所能及到的那樣地遠，他眺望荒野的，
淒涼的，悲慘的景象；一個可怖的牢
如同一隻大爐般地在四周發焰；但是
從那些火焰，沒有光，却有黑暗可以看出，
僅僅爲現出悲痛底情景，煩惱底地方，
淒切的蔭影，在那裏平和與休憩
決不能居住，來到一切的希望決不來到，
但是沒有止境的磨難爲永久燒不盡的
硫磺所養的一個火的洪水却仍在追逼。
永久的正義預備好了這樣的地方
爲那些反抗者；這裏他們的牢獄設立
在完絕的黑暗裏，他們的運命已被配定，
離開神和天底光那樣地遠好像三倍地
從中心到至遠的天極。哦，和他們從那裏
墮落的地方多麼不同！在那裏他的
墮落底同伴們，同着洪水和暴火底旋風

沉落，他不久就看出；還有，在他旁邊起伏着，一個在權力裏次於他，並且在犯罪裏次於他，長久後在帕拉斯丁被知道，並且被叫做倍爾齊勃的。神敵，並且在天上此後叫做撒旦的，以大膽的言辭打破可怕的沉默，這樣開始對他說；

‘倘若你是他——但是，多麼墮落！多麼變了！比起在幸福的光明國裏，穿着超越的光輝，曾勝過雖是光輝的萬星的他！倘若你是同盟，一致的思想和主張，在光榮的事業裏的相等的希望和危險，使我和你聯合的，如今災禍把我們聯合在同等的滅亡中的他；你看從什麼高處墮落在什麼坑裏：他帶着他的雷聲證明出這麼地強：直到那時誰曾知道這些可怖的兵器底力量？但是不爲了那些，也不爲那有威權的得勝者在他的震怒裏能科加的以外的什麼，我才懺悔，或是改變，在外表的光輝上雖然是改變了，那個固定的心，和高傲的輕蔑，由於意識到傷害了的身價，鼓勵我去和最萬能者爭雄，帶領着武裝的仙神底無數的兵力去赴兇烈的爭鬥，他們膽敢不歡悅他的治政，擁護我，以對抗的力量反對他的絕高的權力

在天底平原上的難分勝負的戰役裏，
震搖他的皇座。戰地雖失去了有什麼？
一切還沒有失去——那不能征服的意志，
報復底研究，不死的憎恨，和決不順從
和屈服的勇氣：和以外的不能被勝過的。
他的忿怒和能力決不會從我剝奪
那個光榮。低頭而以哀求的雙膝乞憐，
和崇敬他的權力，他由於這些戰事底
恐怖最近曾懷疑過他的王國——
那真地是低卑的；那是一個卑賤，和在
這個墮落之下的羞恥；既然，由於命運，
衆神底力量，和這個天的靈質，不會失敗；
既然，由這次大事底經驗，兵器不較惡劣，
眼光却遠得多，我們能以更成功的希望
決定用強力和詭詐興動永久的干戈，
和我們的最大的敵人決不妥協，
他現在勝利，並且在快活底過份裏
唯我獨尊地掌握天國底專政。’

那背教的天使這樣說話，雖在痛苦中，
高聲地誇耀着，但是爲深深的絕望所苦；
他的大膽的同伴不久便這樣回答他：

‘哦王子，哦許多在位的權力底首領，
你帶領列陣的天使在你的指導下
去作戰，並且，不怕做可怖的事情，危及
天的永久的皇帝，並且把他的無上的

權力證置實驗，不論爲力量，機遇，或是命運所扶助！我太明晰地看出並且後悔那可怖的事情，以憂愁的顛覆和無理的失敗，牠使我們失去了天堂，和這有力的軍隊全被這樣低地沉在可怖的滅亡裏，如衆神和衆天靈能給消滅的那樣甚：因爲心和精神仍還不可抵抗，並且原氣不久就會恢復，雖然我們一切的光榮熄滅，幸福的情形在這裏吞沒在無限的困苦裏，但是怎樣呢，倘若他，我們的戰勝者（我現信他在權力上是萬能的，既然沒有比這稍弱的能克服像我們這樣的兵力）完全地留給我們這個我們的精神和力量，強烈地去忍受和支持我們的痛苦，所以我們能壓足他的報復的暴怒，或是依戰爭的權利爲他做更大的事情，猶如他的奴僕，不論他的事情是什麼，在這裏地獄底中心的火裏工作，或是在陰暗的深淵做他的遺命！那麼這又有什麼用處，雖然我們還相信我們的力量不減，或是生命永久，去忍受永久的責罰？’

那惡魔的魁首以迅速的言辭向他回答：‘墮落的天神，示弱是可悲的，幹，或是受苦但是確信這個，做什麼好事決不會是

我們的職務，但是永遠做惡事會是我們的唯一的歡欣，正和我們抵抗他的最高的意志相反。倘若他的天命從我們的惡尋出善來，我們的工作定要顛倒那個目的，並且從善仍然要找尋惡底方法；這會時常成功，所以或會使他憂傷，倘若我不失敗，並且擾亂他的最祕密的策畫，使牠們離開要到的目的。但看呀！那忿怒的得勝者召回了他的讎恨和追逐底使臣，召回到天門；在我們後面陣陣地打來的過去了的硫磺的冰雹鎮定了從天底絕巖接受墮落着的我們的火潮；雷霆，生着紅電和暴怒底翅膀，或許射完了他的箭，現在停止咆哮着穿過廣渺無浪的深淵。讓我們不要錯過這機會，不論譏嘲，或壓飽的怒火從我們的敵人把牠產生。你不見那邊枯燥的平原，被棄而荒野，荒涼底境地，沒有光明，除了這些青黑的火焰底閃亮射出的什麼蒼白和可怕的？讓我們向那邊去，離開這些火浪底顛簸；在那裏休息，倘若任何的休息能在那裏找到蔽蔭，並且，重集起我們受損了的權力，商量我們以後怎樣能夠最攻擊我們的敵人，怎樣回復我們自己的

損失，怎樣克制這個可怖的災難，
我們從希望裏能得到什麼的援助，
倘若不，從絕望裏得到什麼的決心。

撒旦這樣地對他最近的同伴講話，
頭高舉於波浪之上，閃爍的雙眼發焰；
他的其他的部分除了平伏在水面上，
長而巨大地伸張出去，有許多丈地
浮動着，體積巨大得如同在神話裏
叫做巨魔底尺寸，就像和虬夫戰爭的
鐵頓或地球之子，在古代的太蘇斯旁
佔據着山洞的勃萊留司或是太虹，
或是上帝在他的一切的創造中把牠
造得最巨大而使牠遊泳於海洋裏的
那頭海獸巨鯨那樣。或許在挪威的
浪沫上微睡着的他，黑夜遇險的一葉
輕舟底把舵者，把他當作是什麼島；
如航海者所說的，他的鱗甲裏常有
鈎住的鐵錨，避着風停靠在他的旁邊，
當時黑夜掩覆海，並且想望的早晨
延遲不來。那魁首的惡魔這麼巨長地
躺臥，鎖在那燃燒着的湖上；他也不曾
從那裏升起，或是舉起他的頭，却因為
治理一切的上天底意志和至高的寬恕
把他放任在他自己的黑暗的計謀裏，
所以，以再犯的罪惡他能夠把責罰

堆在他自己的身上，當他想法把惡施諸於人，並且忿怒了的他能看到一切他的惡意怎樣地僅僅帶出無限的良善，仁愛，和慈悲，給被他引誘的人時；而三重的滅亡，忿怒和讎恨只是灌在他的自己身上。立刻他把他的巨大的身體挺直地從潭舉起；在海邊向後的火焰傾斜牠們的上指着的尖頂，並且成巨浪地翻滾，在中間留出可怕的渠谷。然後用張大的翅膀他高高地駕駛他的翔翔，憑倚在幽暗的空氣上，空氣便覺到一種異常的重量；直到他停在陸地上；倘若這是永遠燃燒着立體的，如同湖流燃燒着流質的火的，陸地。陸地底顏色這樣地顯出，就像地下的風底力移動一座從比勒司分裂的山，或是雷吼着的埃鐵挪底震碎的山巖，牠的易燃的和加了燃料的內部，火從那裏生出，溶化着礦物的狂焰，增助風力，和留下一座燒焦了的，悶塞着焦臭和烟氣的淵底，不幸的雙足底腳掌找到這樣的停息。他的次友跟隨他，雙方誇耀着他們逃避了地獄的洪水如同神一樣，由於他們自己的恢復的力，不想是由於至上的權力底容許。

那淪沒的大天使這樣說，‘這是那國境，這是那地土，那氣候，那地方我們定要
和天國對調的麼？——這個可悲的陰暗
定要 and 上天的光明對調的麼？就這樣，
既然現在是獨尊的他能分配和吩咐
什麼會是對的：最遠離他是最好，理性
使他同等，強力使他超過他的同等者。
別了，幸福的田野，在那裏快活永遠居住！
歡迎呀，恐怖！歡迎呀，地獄的世界！你，
最深幽的地獄，迎你的新的佔有者——
帶來不能給空間和時間改變的一顆
心底一個人。心是牠自己的地方，並且
在牠自己裏能把地獄做成一個天堂，
天堂做成一個地獄。地方有什麼關係，
倘若我仍舊是同樣的人，而我會是什麼，
不過僅僅次於雷電使他更偉大的他？
在這裏至少我們將要是自由；萬能者
不是爲了他的妒忌才建築這個地方，
他不會把我們從這裏趕走：這裏我們
能安穩地治理；並且，依我的選擇，治理
是值得野心的，雖然在地獄裏：寧可
在地獄裏治理，不願在天堂裏侍候。
但爲什麼我們讓我們忠心的朋友們，
我們的失敗底同伴和合夥者，這麼
驚駭地躺臥在遺忘川上，而不叫他們來

和我們分享他們的一份在這不幸的大邸裏，或是再一次用重整的兵器試着去得到那在天堂裏還能夠重得的，在地獄裏更要多失去的什麼？’

撒旦這樣說；倍爾齊勃便這樣回答他：‘除了萬能者，沒有人能把來挫敗的那些光明的兵隊底領袖啊！只要他們一聽到那個聲音，在恐懼和危險裏的他們的最有生氣的希望底保證，在惡鬥中，在苦戰底最危亡的時候這麼時常聽到的，在一切的襲擊裏的他們的最穩當的記號，他們就會恢復新的勇氣並且蘇醒，雖然他們現在匍匐着平伏着躺臥在那邊火湖上，如同我們一刻前那樣地，驚愕而喪膽；無怪，從這樣的一個惡極的高處墮落！’

至高的魔王才說完了就向海岸走去；他的極重的盾牌，上天的利器，沉重的，巨大的，和圓的，丟擲在他後面。廣大的圓周懸掛在他的雙肩上好像月亮，她的圓體是脫司剛技術家在傍晚從飛索爾山巔或是在淮爾達拿，通過望遠鏡瞭望的，以觀察新的陸地，或是新的山河，在她的有斑點的球體上。他的長槍，——和牠比起來在挪威山上

砍下來的最高的松木，要做什麼
大旗艦的桅桿的，僅僅是一根手杖——
他把來走路，支持在燃燒着的泥灰上的
不穩的脚步，不像在天空的青蒼上的
那些脚步；並且酷熱的天氣劇烈地
鞭打他，火成爲拱頂。雖然他這麼地
忍受，直到他站在炎焰的海底灘上，
並且叫喊他的軍隊，那些天使們，他們
迷糊地僵臥，密厚得猶如秋天的樹葉，
散在淮龍勃洛薩的小溪上的，那裏
依吐林的蔭影高高地環拱着，或是像
散疏的蘆葦浮動，當武裝的烏列昂
用兇烈的風騷擾了紅海底邊岸，牠的
波浪掀翻過勃雪立斯和他的曼芬的
勇士們，當他們用不義的毒恨追趕
戈興底寄寓者們，後者從安全的岸上
看到他們的漂浮着的死骸和破折的
車輪。這麼密地散着，卑賤而失敗，這些
軍士們躺着，遮蓋着河流，在他們的
可憎的變化底驚愕下。他叫得這麼高，
甚至地獄底一切的空洞回響了：

‘王子們，權者們，戰士們，天底花叢，
以前是你們的，現在是失去了。倘若像
這個一樣的驚訝能夠襲擊永久的精靈！
或是在戰役底勞苦後你們選取了

這個地方以休憩你們的疲了的體力，
因為你們在這裏尋到的睡眠的安適，
好像在天國底谷中的一樣？或是在
這個卑賤的情境中你們發誓去崇拜
那戰勝者？他現在看到天使和天神
在河流裏滾着，同着破散的兵器和旗幟，
直到瞬間他的迅捷的追趕者們
從天門看見機會，並且降下把我們
踐踏得這樣地垂萎，或是用連珠般的
雷電把我們刺穿到這個淵底深底？——
醒來嘛，昇起嘛，或是永久地墮落！’

他們聽到，覺得羞恥了，便振翼飛起；
如同慣於守望的人們在責務上
被他們所畏懼的人看出睡着時，睡眠
惺忪地驚起和振動他們自己那樣。
他們不是不覺到他們在那裏面的
不吉的情形，也不是不感到兇烈的痛苦，
但是無數的他們立時便服從他們的
大將的聲音。猶如阿拉姆的兒子底
有力的手杖在埃及的兇日，在國境的
四周揮動，召起了一陣蝗蟲底黑雲，
在東風上斜飛着，像黑夜一樣地飛蔽
不信神的法老底國境，並且遮暗了
尼羅河旁的全土；被看見在地獄底
圓穹底下，在上面，在下面和在周圍的

火裏，振翼飛翔着的不良的天使們
是這麼地無數；直到，好像一個發下的
信號似地，他們的大帝底舉起的槍
揮揚着以引導他們的前進，他們以均勻的
平衡停下在堅硬的硫磺上，並且充滿
完全的平野：這樣的一羣好像人多的
北地決不把他們從她的冰凍的腰部
倒出去越過萊茵河和黛羅河，當他的
野蠻的兒子們像洪水似地從南來到，
在吉布羅陀擴張到萊倍的沙原時。
從每隊和每團，首領和領袖急急地
走出向他們的大指揮者站着的那裏去；
神的形狀，勝過人的形體；王者的威權；
不久前在天上坐在寶座上的權者們，
雖然他們的名字在天書裏現今不為記起，
並且由於他們的叛逆從生命底書裏
給塗去了。他們還沒有在夏娃底子孫裏
得到他們新的名字，直到，在地上彷徨着，
由於上帝對於人類底試探的至高的容許
他們用虛偽和謊言腐敗了人類底
最大的部分去背棄他們的創造者，
上帝，和創造他們的不可見的光榮，
常常地變為裝飾着華美的儀式，滿有
金光燦爛的一頭畜生底形像，和當作
神般崇拜的惡魔們：然後他們才由